

# 從醫學、森林到教育 我的生命交流道

医学、森林から教育まで 私の命の合流点

From Medical Science and Forestry to Education: The Interchanges in My Life

文 | 林壽榮 (台中市和平區和平國中主任)

從「大學」畢業至今12年了吧！就正規的學校教育來看，我「大學」生涯之多變，大概也很少人像我一樣充滿了故事性。還記得小學念過3所、國中2所、高中2所，乍看之下，好像是一個不斷拒絕學習、進出不同校門的頑劣青少年！

其實只是和那個時候大多數的原住民學生一樣，離開了熟悉的部落，前往陌生的都市謀生；只是個孩子的我，就如同游牧民族般，在每個學習階段不斷轉換學習空間罷了，但都還算如期完成。而前面這一段彷彿流浪的成長過程好似沒有終點，到了最後一個重要學習階段——大學，更是形成了一種詛咒。

## 從醫學院到農學院的轉折

「學姊第一次認識你，也很高興，來…我敬你」靦腆的我第一次喝酒，這杯酒就象徵完成了我的成年禮般，將我送入第一所大學的殿堂，雖然那時候還未滿18。從一個部落懵懵懂懂的高中生，搖身變為在老

人家指示下好好用功讀書的青少年；人生也沒有什麼偉大的生命目標，進入這所醫學院，完全就只是一句話——「當醫生很賺錢」，就來了這兒。可能是當初接受學姊敬酒的刺激影響，建構了美好的感覺，每到夜裡總是在觥籌交錯中度過，直到了一年後的某天看到成績單——它告訴我和學校說聲再見吧！還記得那是三個月來唯一看到太陽的日子。

在懼怕當兵的心理下草草報名大學聯考，沒多久就到了台北——我的第二所大學報到！這次念了農學院森林系，雖然毫無興趣，但只要

不當兵，everything is ok！並和年紀差沒幾歲的舅舅同居共食，雖然好像在某種程度上被列管，有人在旁邊看著；之後才發覺這樣的生活，已在無形中開啟了生命的新視野，感覺真正地念了「大學」。

## 熱衷原運 積極改變族群命運

一樣到了夜裡，卻不再只是找尋感官上的享樂。認識了很多人、參與了很多事——「還我土地運動」、「還我姓名」、「原住



身為基層教育工作者，筆者常會告訴學生，學習可以讓你在途中休息或者遲到，但是當你休息夠了，絕對不要忘了要繼續「向前行」。(圖片提供：林壽榮)



在熱衷原運的大學生時代，曾因原運過程中的挫折與失落，在台大醉月湖旁痛哭悲飲。（圖片提供：廖彥琦）

民條款入憲」等。短短一年內，感覺上真正做了身為一位原住民學生該做的事——關心自己的族群，嘗試改變處於劣勢的命運。大量閱讀有關的文獻、討論並付諸於體制外的社會運動——陽明山國民大會的抗議、在聖誕夜裡的立法院前和員警相互對峙的緊張、台大醉月湖旁的痛哭悲飲，縱然過程中充滿了挫折與無奈的失落感，但還是澆不息年輕狂熱的心！那時候的我們只知道沒有行動，改變就永遠不會發生，而族群的命運只有在惡性循環下崩解消滅。腦中充斥著對於改變自己族群的強烈意念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好單純、好執著。

### 車禍後想起家人 決定轉投教育工作

半年後的一場車禍，又將我的人生帶入另外一個生命交流道。一次聚會時，朋友的車壞了，大家想既然路程也不遠，湊合一下來個機車4貼吧！那是個大雨的夜裡，在視線極度不清的情況下，車子進入地下道前打滑撞到護

欄。車禍發生後，我的傷勢最為嚴重——左小腿封閉性骨折。隔天，久未謀面的家人搭機趕來探視，看到雙親疲憊的眼神，心中也下了一個決定：不要只顧自己，該為他們想一想了。

很多原住民和我一樣出身自工、農家庭，經濟狀況並不好，生活頂多是過得去。萬一考上私立大學，對家裡就會是一筆很大的負擔。如果執意要念大學，除非考上公立的，不然就要做好大學生活就是打工生活的心理準備。最好是軍、警、師範院校等，念書家裡就省了，還有一些公費、津貼的貼補家用，畢業後又有穩定的工作，這就是為什麼專科以上的原住民職業集中在這些類型了。畢竟經濟不穩定還侈言理想實現，恐怕是不切實際的。也就在這種基本考量下，去念了師大準備從事教育工作，而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認為只有教育是解決原住民命運的根本之道。雖然，可能要花10年、20年才能見到非常緩慢的改變，最沒效率但是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。

### 偶爾休息或遲到 但別忘「向前行」

現在成為了基層教育的工作者，往往在第一線的場域，看著學生鑑於學習的基礎不足和惡劣的環境而無法獲得學習成就。我常會告訴他們學習不只在學校，也在家庭，更是在社會；碰到了難題就要把時間花下去，總有一天你也會突破、也會懂。持之以恆，學習可以讓你途中休息或者遲到，但是當你休息夠了，絕對不要忘了要繼續「向前行」。◆



進入師大準備從事教育工作，除了考量到家庭經濟狀況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——只有教育是解決原住民命運的根本之道。

